

淮 安 日 报 新 闻 文 艺



淮上风流

HuaiShangFengLiu

赵 云 ◆ 主 编

古吴轩出版社

淮 安 日 报 新 闻 文 艺

淮上风流

HuaiShangFengLiu

赵 云 ◆ 主 编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上风流 / 赵云主编.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8.4
(淮安日报新闻文艺)

ISBN 978-7-80733-217-6

I. 淮… II. 赵… III. 名人一生平事迹—淮安市—现代
IV. K820.8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487 号

责任编辑: 倪浩文

装帧设计: 唐 朝

责任校对: 潘家荣 刘弘逵 俞 正

责任印刷: 蒋家宏

责任照排: 陆 菁

书 名: 淮上风流

主 编: 赵 云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Http://www.szzbs.net/gwx

电话: 0512-65237075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hs@126.com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淮安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43.5

印 数: 0001-1500 册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217-6

定 价: 120.00 元(全五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淮安日报新闻文艺 编委会

主 任：刘希平

副主任：徐利华 赵 云

委 员：季忠民 严志成 包一波 陈长庆

刘 葆 王健全 陈晓平 贾 华

主 编：赵 云

副主编：严志成 包一波

编 校：傅积润 张德法 刘 季

目 录

赵恺篇

诗雕 赵 恺(001)

他经历过三件事 龚 正(005)

宋长荣篇

与“活红娘”零距离对话 张德法(009)

我认识的宋长荣 李鸿猷(015)

于北山、周本淳篇

“师专二老” 胡 健(018)

闵抗生篇

闵抗生先生与他的《野草》研究 胡 健(030)

温济泽篇

文章有正气 风范昭后人 汪宝林 宏 宽(038)

张贤亮篇

西北白杨张贤亮 宏 宽(047)

相识张贤亮 宏 宽(052)

蓉子篇

寻找蓉子 王双华(055)

谢冰岩篇

历尽艰难更识人生 宏 宽(062)

孙旗篇

黄金的怀念 沙 克(068)

开台湾艺术评论一代风气的孙旗 沙 克(073)

程中原篇

在学术研究的原野上默默耕耘 赵 云 张德法(075)

臧玉琰篇

臧玉琰:我拥有两次歌唱生命 潘晓晔(085)

杨秀英篇

杨秀英与淮海戏 刘 新(095)

王瑶卿篇

化蛹为蝶 大道无痕 江 淮(102)

司马中原篇

昔日淮上一神童 今朝文坛常青树 浦玉龙(113)

谢铁骊篇

早春红楼话金秋 宏 宽(120)

吴承恩篇

铮骨耻折腰 妙手著西游 陈民牛 叶占鳌(126)

吴瑭篇

问心堂 高岱明(133)

萧兵篇

萧兵教授 胡 健(145)

袁鹰篇

不老翠竹 潘晓晔(151)

陈白尘篇

欢笑永远陪伴着他的一生 陈 虹 陈 晶(159)

“我是江苏淮阴人……” 陈 虹(168)

万建华篇

小荷绽放满池香 浦荣曹 刘 劲(171)

雕塑太阳 张德法(180)

朱诚如篇

历史在舞动 李 涓(183)

周信芳篇

麒艺光彩永流芳 吴玉山(192)

周信芳传略 (198)

陈铎篇

他用音像勾勒岁月的容颜 张德法(200)

郎静山篇

中国摄影界的泰斗 靳 泉(208)

陈登科篇

“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 王继华(217)

戴舟篇

思想流光滋万庶 才品兼得励后人

..... 曹德才 周天万(227)

庞朴篇

“我的世界一分为三” 潘晓晔 周天万(235)

辛笛篇

诗坛常青树 人民好诗人

..... 王圣思 陈民牛 叶占鳌(243)

痛悼辛笛老 陈民牛(250)

马绍孟篇

战士·学生·哲学家 张德法 周天万(252)

吴强篇

吴强和他的《红日》 王继华(260)

石维坚篇

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石维坚 金志庚(269)

刘鹗篇

刘鹗与《老残游记》 陈民牛(276)

赵 恺 篇

诗 雕

赵 恺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战争与和平。

关于战争我写过这样的诗句：我人生的第一轮太阳 / 悬挂在日本飞机的翅膀上 / 一轮冰冷的太阳 / 一轮滴血的太阳 / 一轮咆哮的太阳 / 它的重量 / 就是仇恨的重量……

父亲死于重庆大轰炸，日本鬼子的弹坑是他的墓穴。母亲去了大洋彼岸，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没有她的音讯。思念的白花拒绝哀悼，它顽强凄楚地开放在我的记忆里。

在和平的 1958 年，我以十九岁的年龄入了地狱。一位江南姑娘用人们惯称的爱情辉光呵护我，温暖我，引导我。我懂，也只有我懂；那哪里仅仅是世俗意义的爱情，那种辉光是生命的自焚。年仅二十九岁，在我蒙难中做了我妻子的江南姑娘就因身心交瘁辞世而去了。饥饿逼人堕落，我理解饥饿。在一个饥寒交加、孤苦无告的风雪之夜，一位农民大妈用苏北特有的黑陶碗给我端来热气腾腾的山芋叶稀饭，接过黑碗，泪水在我面颊上流成阿拉伯状的树胶。热泪纵横之间，我呐喊出此生使用频率最低的词汇：母亲！

战争与和平用两种方式教我懂得苦难，苦难教我懂得尊严。1978 年这个词汇是应该用纯金造的。它是解放，创造的解放。就像只有远离了大山才能知道大山之崇高，只有远离了河流才能知道河流之漫运，只有远离了海洋才能知道海洋之博大一样，随着时

光的流逝,我们与日俱增地体会、理解和珍惜它的可贵和难能。

历史往往不可捉摸——不偏不倚,平反的日子恰恰选在3月8日,妇女节。手捧平反通知书仿佛手捧失血的岁月,白纸上次第凸现出三尊女性形象——母亲、母亲般的亡妻和漂母一般施我以粥饭的农家大妈。重返当年劳动营地,农家大妈已经溘然作古,坟地上是一片荒草般的寂寞。躬身捧起一掬泥土,又感觉到当年那碗山芋叶稀饭的灼热。至于那张平反通知书,我在平反后亡妻的第一个忌日纸钱一般面南焚烧了。失血的白纸燃烧得怯懦、孱弱而缓慢。纸灰缓缓飘起又缓缓落下,像黑雪。

在纷纷黑雪中我思索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我的死而复活不正是因为我被放逐的所在,恰恰是人民的怀抱?你是种子,人民土地一般让你发芽;你是石子,人民河蚌一般把你孕育成珍珠——不然,为什么全人类都用不同的语言把人民尊崇作母亲呢?拥有苦难,但不畏惧苦难,不埋怨苦难,不回避苦难,我珍视苦难这个归属我的珍贵财富。苦难是感情的沃土,它使细小变得巨大,使平凡变得崇高,使转瞬即逝的灵感火花在荆棘丛中燃烧成诗之烈焰。在一切的丧失之中,最痛心的丧失莫过于尊严。面对黑雪我立下誓言——失去尊严,便创造尊严。

我以复仇者的形象走进诗坛。

获得创造权利后的第一部组诗是抗日诗篇《刘老庄》。之后,我又写了许多讴歌抗日先烈的篇什。敌人用枪杆杀戮我们的骨肉,我们用笔杆鞭挞他们的魂灵。抗日先烈保卫民族尊严,我雕塑民族英雄。《刘老庄》是我复仇的第一枪。

不忘1986年9月6日。那一天,冰心老人用一管自来水笔在我的宣纸册页上写下一首四行小诗:年轻的时候/会写点东西的
都是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要看到他年老的时候。写完,她还认真钤上她心爱的竹根印章。冰心的诗让我悟出一个美学原理:写作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发轫于苦难,跋涉于坚忍,成熟于变化,终结于宁静,而弹奏电键只是创造链条中的小小一环。植物学告诉我们,连同毛细根须在内,一棵稻谷的根系竟然长达一公里。

冰心的诗让我想到支撑一尾谷穗的强大根基。突破闭塞,突破局限,突破因袭,突破懈怠,我转身面向生活原野。

走向高山大河,走向古典建筑,走向雕刻艺术。

贴着洪泽湖南岸荡桨前行,岸之近处传来阵阵锤声。穿过苇荡,穿过林莽,雷电轰击一般,我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两百位石工开掘金矿似的在这里开掘石矿,他们分散于山,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专注迷醉中。一位苍颜皓首的老石工的作品是一尊石柱,直径大约两米,高度大约三十米,它突兀粗粝地崛起湖岸,仿佛一尊刚刚从血肉母体中剥离出来的大地之骨骼。风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老石工则从不同角度雕塑作为石刻艺术胚胎的石头。不疾不缓,不屈不挠,叮咚!叮咚!叮咚……像是寻觅,更像是等待——大地的骨骼在寻觅和等待什么呢?

驻足海拔四千五百公尺的昆仑山口环顾四方,座座雪山浑如尊尊铸铁,铸铁被蔚蓝色的天空打磨得光洁细腻,在阳光下闪烁着无规则的块状冷光。置身雪山仿佛置身宗教祭坛,沉浮荣辱,去留进退,高度使一切世俗价值失去重量。这时,在雪山深处升起一只鹰。超越寒冷,超越饥饿,超越孤独,鹰翅一扇一扇坚忍拍击,一直飞到天之极致。之后,就舒展双翅一动不动,仿佛钉在太阳上面一样。为了飞翔,鹰要舍弃多少东西哦。如果不勇于舍弃,鹰又怎么能够把青藏高原覆盖在自己的双翅之下,人类又怎么会把鹰翅作为精神的旗帜呢?俯仰之间我听到雪山铸铁般的质问:诗是鹰吗?

万里长城的祖国,莫高窟的祖国,大足石刻的祖国,故宫博物院的祖国: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具有恢弘、博大、巍峨、精深的建筑品质和规模。更何况中国诗歌正置身于一个开放变革的时代,一个超常规的时代,一个反常规的时代。变革时代出奇迹——历史又一次把中国诗歌引导到三峡之前。是巍巍夔门造就大江东去,还是大江东去造就巍巍夔门呢?值得警醒的是:诗在诗的国度被疏离淡漠。症结之一,是诗的手指疏离了民族精神的主动脉。什么是民族精神主动脉?那就是对祖国九死不悔的爱。

立“时代、人民和美”为旗，我构筑我的诗雕公园。

把长诗《母亲》竖成生命柱，《向大海》、《虎头潮》、《大足》、《鹰巢》、《军刀》、《章太炎》、《陶行知》、《聂耳》、《黑雪》、《梅兰芳》、《齐白石》、《艾青》、《徐悲鸿》、《林散之》、《周恩来》……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一锤一凿我为尊严雕像。雕像尊严本身就是尊严，尊严使工作方式升华为生命方式。我强烈而又清醒地懂得，支持我锤起锤落的全部力量，是我血肉之躯的苏北大地。我的每一个字句，都是从血肉之躯中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生命的燃烧。远离喧哗骚动，远离功利浮躁，我追求哲学层面的宁静。古今中外，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宁静的心态下写成的。不企羡伟大，我固守宁静。写作过程中，职业腰疾不时从背后阴险袭击。镂骨铭心，无可名状，因为语言所能表述的痛苦已然不是真实的痛苦。这时，我就把笔记本电脑放置枕边，侧身卧床用一根手指弹奏键盘。面对屏幕，我总获得面对洪泽湖水的感觉。湖面上是飞翔，湖面下是游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置身黎明倾听大湖的神秘启示——心静如水。如水宁静中我用心灵和神明对话。无怪凡·高舍弃耳朵：能够以心和神明对话的人，还需要谛听什么呢？仿佛战士捐躯沙场，我选择书案为墓地。世上还有什么能够羁绊一个择好墓地上的人呢？生命终极，我的手指将缱绻依偎在四个电键上。这个四个电键是“VXUZ”，因为弹奏它们，我那蓝色洪泽湖一般的屏幕上便会如生动、鲜活的大鱼一般跳出四尊诗雕般的黑字：珍惜创造。

他经历过三件事

——赵恺的人生哲学和诗歌美学

龚 正

“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赵恺的人生，与酒无关，与书有关；与棋无关，与诗有关。因为除却了人生经历中的生存状态，在命运的层次上，他只经历了让他铭心刻骨、终生不忘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端过一只黑陶碗

十九岁，应该用青春高歌生活灿烂的年龄，而这一年，赵恺却将苏北农村大妈的粗粝的黑陶碗，镂刻进生命的永恒记忆。

那是 1961 年的寒冬，被打成右派的十九岁的赵恺孤独地困顿在风雪之夜的茅屋之中。饥饿、寒冷向他袭来，他独自承受着生活的打击和不幸。就因为打球后说肚子饿了，便落了个对社会主义大食堂不满的罪名。十九岁的一句随口话，成了他跋涉人生的起点。这时，一位大妈在他百愁难解之时，捧来了一黑陶碗黑黝黝的山芋叶稀饭，在接碗时抚摸着大妈粗糙的黑手，赵恺像抚摸着黑土地。赵恺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是韩信乞食漂母的土地。男儿当以自强来报答心中挚爱的母亲。

赵恺常说：“苦难把我逼向绝处，却让我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面对苦难，能让我们在捍卫尊严之时更有力地张扬自己。捍卫尊严，善待生命，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出类拔萃的努力和创造，使自

己成为出类拔萃之人。老大妈的黑陶碗,成为他惕励人生的黑暗之中的火焰。

对于赵恺,黑暗之中的人生,却显得那般多情而有力。十九岁的青年拒绝一切为尊严而战,赢得一个太湖之畔中师毕业后分配在他身边的姑娘的芳心。他们完婚在1962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各自把自己的棉被抱到一起,便完成了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典仪。姑娘只搀扶他走上了很短一段路,1968年再去苏南,赵恺竟是护送自己爱妻的遗体。那是一个风雪飞舞的早晨,赵恺领着两个孩子,送妻回莺飞草长的故里。姑娘温暖的爱情,和老大妈的黑陶碗一样,深扎在赵恺的心里。

海内文章落布衣。历史上哪一篇锦绣华章不经过苦难的洗礼?赵恺在苦难之中,保持着历久不衰的艺术灵思。因为苦难培育同情心,因为苦难是感情的放大器。在苦难之书的最后,赵恺这样表述着自己的苦难观:感谢苦难,苦难是上帝。不回避、不抱怨、不拒绝苦难,并努力把苦难孕育成珍珠。

第二件事:他仰视过一只鹰

1986年,赵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应中国地质矿产部之邀,作了一次西部之行。这是赵恺第一次踏上西部高原。

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唐古拉山口,赵恺在慨叹生铁似的大山和头顶飘浮的白云的时候,突然被山脚下一只低缓飞行的苍鹰所吸引。

那是黄昏,金色的太阳正一点点向山头靠近,这时,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有生命生存的唐古拉山口的脚下,一只苍鹰低缓地向上飞行着。一圈,两圈,三圈;一圈,两圈,三圈。相同的姿势,不同的轨迹,苍鹰飞向高远。到了作家们脚下山头的高度了,但苍鹰并没有作片刻的停息,仍是缓慢地一圈圈地向上飞行,最后平展双翼,将自己定格在落日的近边。

面对苍鹰,赵恺一言不发。

苍鹰因为承载孤独,所以它飞得高远。孤独是智慧和勇气,孤独是精神和力量。孤独不是离群索居、落落寡合、卑微脆弱、顾影自怜,孤独是特行独立、忍辱负重、矢志不渝、宠辱不惊。孤独是生态到心态、性格到品质、现象到哲学的跨越。

赵恺的人生,无时无刻不以飞翔的苍鹰作召唤。

于是建立希望,于是珍惜希望,于是固守希望。希望就是生命中用热血和爱熔铸的一轮太阳。

赵恺说,站在唐古拉山口,你就站在了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度上。如果你心中再拥有一只舍弃一切向着太阳飞翔的苍鹰,那么你的希望一定灿烂无比。

第三件事:他把手掌紧贴在雨果的墓碑上

赵恺的法兰西之行,是2000年的秋天。那是应法国里昂大学之邀,作中国诗人对中国诗歌和世界文学理解的演讲和发言。应该说法兰西对于赵恺,有太多的人文和精神情结。

到了巴黎,赵恺首先要看的两个人,一个是雨果,一个是居里夫人。在他的人生和文学的血脉中,雨果给他以深刻和严谨,居里夫人给他以求真和务实。在雨果墓前,赵恺把手掌紧贴在雨果的墓碑上。因为《悲惨世界》的冉·阿让和赵恺的命运有着本质的相似,因为是《悲惨世界》确定了他的“苦难中发现美”的美学原则。曾经摘录过《悲惨世界》的赵恺,到了巴黎不能不谒见他仰止已久的雨果。

把手贴在雨果的墓碑上,赵恺的情感世界,在博爱之源奔突。雨果说,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的心灵。心灵之爱,能融化一切。

对雨果和《悲惨世界》,赵恺推崇之极。他说,在思想和艺术两个高度给他的终生作照耀和引导,让他体会着生命和写作的坐标。

雨果和《悲惨世界》给人类以博爱的情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

以博爱的胸襟来善待生命。

要承载博爱,除了向深厚国学、经典名著学习,还要向名山大川、建筑艺术和姐妹艺术学习,开阔的眼界决定着博大的胸怀,一部《悲惨世界》,包容着多少蹉跎岁月。

赵恺的座右铭,是这样的四个字:惜墨如血。《悲惨世界》确定了他的美学原则,所以在写作中,他写打动过自己的,只写打动过自己的,并且努力写得独特、优美、简洁。要像安徒生的火柴一样,让作品的灵魂燃烧起来。

赵恺在巴黎和雨果的邂逅,又一次让他深切地体会到承载生命是如此之重。

对于自己,已过耳顺的赵恺道出自己这样的打算。人在六十之前用时间换取一切,六十之后再换一切换取时间。然后订购一张远程船票,准备和人生作诀别之旅。然后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透彻体会和与世无争地固守自己的精神和理想。

热爱生命的赵恺,还准备再看一场迈克尔·乔丹的比赛,再看一场杨丽萍的表演。因为乔丹是力量,杨丽萍是美,自己的有生的生命,只愿意与力量和美同在。

当远航的船即将起航的时候,赵恺相信,一定有一只苍鹰低缓飞行在船舷。

赵恺,祖籍山东,出生重庆。1955年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苏北淮阴农村任小学教师。反右中蒙难,历经苦难二十一年。写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小说。曾两获中国作家协会诗歌一等奖、中国社科院“艾青杯”全国文学艺术奖一等奖第一名、江苏省人民政府首届文学艺术奖等国家及省级奖励二十余次。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当代文学史》、大学和中学教科书及多种文学选本、辞典,并被多种外文译介。出版作品有诗集《我爱》、《赵恺诗选》,长诗《周恩来》,散文集《诗雕》等。一级作家、省劳动模范。现任《诗刊》编委、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宋长荣篇

曾以一曲《红娘》饮誉海内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长荣，最近在忙些什么？他的身体还好吗？当记者近日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踏进了他住在富丽花园的家门，只见他精神矍铄，正带着一位男徒在室内跑圆场。当我说明意欲采访他时，他竟莞尔一笑：“我哪有什么值得采访的，要说近来忙什么？主要是准备四五月份去加拿大演出。”落座后，记者详细地询问了他怎样学戏，何时拜师，如何塑造红娘一角等事，只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在与艺术家交谈中，记者深深地被他的执著所感染，被他的谦逊所打动。现将采访笔录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与“活红娘”零距离对话

张德法

记 者：宋先生，您的表演艺术可谓炉火纯青，特别是您演的红娘一角，震动了海内外，这一定与您的天赋有关，请问您是梨园世家吗？在小时候您是如何爱上戏剧的？

宋长荣：呵，我哪里是什么梨园世家哟，我出生在沭阳，父亲是种菜的，我上有两兄两姐，我是“小五子”，是个典型的农村小土孩，1961年，荀慧生先生第一次见到我时，还叫我“小土孩”。我七八岁时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什么松土薅草，什么拾粪割驴草，只要能做的都得做。因为家里穷，我断断续续念了不到两年书，就念不起不念了，所以我还是个半文盲出身。

要说小时候学戏,那纯粹是比比画画瞎玩的。我们沐阳一带的人特别爱看戏,我小时候常在戏馆门前卖瓜子花生,听到戏馆子里演戏,就常常溜进去看,逢年过节时,人们爱在广场上跑旱船、踩高跷、骑布驴,我十三四岁就参加了表演。时间长了,我也就能哼上几句唱腔,扭上几段舞蹈。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就推荐我进了一个业余性质的小科班去学戏了。

记 者:您小时候学戏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您到现在还经常活跃在舞台上,还经常送戏下乡,足见您的功底深厚,非同一般。

宋长荣:说起小时候学戏,那真是吃了不少苦。我在小科班里天天早上起来把粪筐一背,沿着乡村小道一边拾粪一边喊嗓子,那时科班里穷,没有练功镜,也没有练功毯,于是我就跑到城北的九曲桥上对着河水练,晚上又跑到沐河滩上借着月光跑圆场,学旦角的必须要下苦功学,而我家里又很穷,母亲给我做双鞋子不容易,练功没几天,鞋底就开了花,我舍不得穿,就光着脚练跑圆场,练功的院子里砖地不平,尤其是冬天,地上结了冰,我光脚跑圆场,双脚常常被磨得鲜血直流,但又不敢停下来,抓把灰撒在流血的地方,接着再跑。有一回,我去科班练早功,踢腿下腰,打螃蟹溜子,练蝎子爬墙。武功师傅手里拿着藤子棍看功,谁要有一点不对,藤子棍就立马抽了上来。那天我又累又饿,下腰时实在撑不下去了,没到规定时间就倒了下来,师傅拿着棍子就抽,一边抽一边骂:“没有腰,你将来怎么上台唱戏?”我不敢言语,只好起来再练,后来我懂了,没有腰功,的确是演不好戏的。我五十多岁到香港演出,香港《大公报》夸我为“昔有淮阴侯,今有淮阴腰”,我真的要感谢师傅督促我在腰上下了功夫。

记 者:您对戏剧的执著和痴迷是众人皆知的。有关您为了演好花旦一角而苦学苦练的故事很多,我也听说过两件事。一是您跟着夫人学做女红的事,您夫人绣花,您也学绣花;您夫人搓麻绳纳鞋底,您也帮着搓麻绳纳鞋底,连打毛线您也学会了,有了这样的生活体验,所以您在舞台上的表演就更为真实动人了。第二件事,是您在1959年到上海演出期间,一天您在南京路上,看到